

远方——名家经典书库



远方出版社·二〇〇二年



■ 白桦 / 著

一半阳

光

一半阴影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一半阳光，一半阴影／白桦著．—呼和浩特：远方出版社，2002.1
（远方——名家经典书库）
ISBN 7-80595-738-X
I．… II．白… III．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．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1）第065375号

一半阳光，一半阴影

作 者	白 桦
责任编辑	胡丽娟 康宇凤
封面设计	月 雅 晓 乔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联系电话	(0471)4928118
地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邮 编	010010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内蒙古地矿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38千
印 张	6.625
版 次	2002年9月第2版
印 次	2002年9月第2次印刷
印 数	5001—8000册
标准书号	ISBN 7-80595 -738 -X/I·293
定 价	9.50元

目 录

百年一瞬·····	(1)
在维也纳森林里寻找贝多芬·····	(15)
别样的风景·····	(18)
冬夜·····	(24)
峒河边听雨·····	(28)
放河灯·····	(31)
告别未英胡同·····	(34)
故乡的城·····	(37)
海通法师·····	(44)
华采衣兮若英·····	(53)
画如其人，文如其人·····	(58)
混含着痛楚的愉悦·····	(63)
廊桥寻梦·····	(67)

老观众捧小演员·····	(73)
美国奇谈·····	(77)
美丽的香格里拉·····	(86)
梦里不知身是客·····	(111)
米琪的出走和归来·····	(116)
鸟鸣嚶嚶·····	(120)
蒲县有座东岳庙·····	(131)
热雪·热血·····	(135)
太阳雨·····	(139)
体验鲁迅·····	(143)
我梦中的顿河·····	(159)
相逢何必曾相识·····	(165)
小鸟天堂·····	(170)
宣科·····	(175)
夜曲·····	(178)
一半阳光、一半阴影的小巷·····	(183)
一个车厢里的多重世界·····	(187)
一件棉军装·····	(190)
致走出迷途的龙应台·····	(194)
重蹈死亡之路·····	(199)
重归爱荷华·····	(204)

百年一瞬

翁同和与光绪皇帝在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间，既是师生，又是君臣。1897、1898两年，他们成了变法图强的同志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的一个奇迹。

1997年11月一个晴朗的上午，我走进常熟老城区翁家巷翁氏故居——彩衣堂“翁同和纪念馆”。猛然意识到：啊！有100年了么？！可不。翁同和刚好长我整整100岁，他在

1830年诞生于北京城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，当时他的父亲翁心存在清廷任翰林院侍讲。翁同和5岁那年秋天才随母亲回到故乡常熟。幼年翁同和一直住在西院的柏古轩。由于他生活在一门世宦的家庭，加上父兄在科举和仕途上的成功，对翁同和是一个恒常的鞭策，所以后来他在科举和仕途上，也十分顺利。1849年随双亲再次回到北京，在他20岁生日那天（旧历四月二十七日）完婚。1850年礼部拔贡考试，列一等第五名。1852年，应顺天乡试，中式第二十七名。1856年，26岁，应顺天会试，中式第六十三名。复试列一等第二名。殿试列一甲第一名，状元及第。授翰林院修撰。1871年8月14日，当未来的光绪皇帝载恬在北京太平湖东岸醇郡王府呱呱坠地的时候，内阁学士翁同和正在上书房向同治皇帝讲授《左传》……翁同和1865年起奉旨在弘德殿行走，授读西太后手中的玩偶——10岁的同治皇帝，算来已经有6年之久了。16岁的同治皇帝仍然像个小孩子一样“嘻笑言动，神志不专，师傅无从着力”。翁同和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5年后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，为慈禧太后手中另一个玩偶——5岁的光绪皇帝授读。但光绪皇帝比同治皇帝好学得多。1876年2月16日是光绪皇帝开蒙的第一天，在养心殿东暖阁，翁同和先在纸上写了八个大字“天下太平”、“光明正大”。然后握着皇帝的小手在朱书仿格上将八个字重写了一遍。光绪皇帝短短的一生，他本人基本上做到了“光明正大”，而在光绪的年号里却没有一日“天下太平”。此后，翁同和不仅授读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给予这个寂寞的孩子以父亲般的呵护。由于西太后的专横，处在特殊生存条件下的太监们，很自然都变成了势利小人。

弱小的光绪不断受到太监们的欺负。太监们不仅对他漠不关心，时常“腹痛不思食”，让光绪自己铺床叠被，自己给自己倒茶，烫得手背起泡。还动辄到西太后那里去打小皇帝的小报告，使得光绪经常挨西太后的责骂。而翁同和往往挺身而出，伸张正义。在幼小的光绪心目中，翁同和成了自己惟一的庇护人。这正是后来光绪皇帝遇事就要与师傅“促膝独对”的感情基础。这位帝王之师除了讲授古圣先贤的经典以外，还在民间选购一些通俗读物送呈皇帝。为了使胆小的皇帝勇敢些，他甚至还买了法国冕西士加尼编写的《探路记》汉译插图本送呈光绪阅读。翁同和给光绪皇帝先后开了40余门课程。进入90年代，进呈给皇帝并加以讲解的书籍还有西方政治、历史、地理和革新派黄遵宪、康有为等人的作品。也趁授读之机，力陈民生维艰、列强贪得无厌。可以说光绪从一个在慈禧羽翼下战战兢兢的儿皇帝，能突破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桎梏，审时度势，置生死于度外，自上而下、力排众议、逆水行舟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维新变法，首先得益于翁同和。所以康有为称翁同和为“中国维新第一导师”。

戊戌变法虽然只有103天就流产了，但在中国的上空，可以说是103天的电闪雷鸣，照亮了满目疮痍、封闭、愚昧的中国大地。

光绪朝，西太后依然垂帘听政。帘子后面是一个非常主动的地位，既可以露庐山真面目，必要时，还可以把帘子撤了。事情办好了，是圣母皇太后英明。事情办坏了，是儿皇帝年幼无知。

一开始，光绪和翁同和两师徒，在许多重大主张上，自

然而就趋于一致。1883年，法国入侵越南，爆发中法战争，13岁的光绪皇帝就和他的师傅站在一起，力主抗法自卫，使垂帘听政的西太后隐隐感到光绪不仅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，似乎在他的周围有了“帝党”的影子，直接威胁着自己的权力。她慑于法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威胁，为了妥协乞和，连忙改组军机处，罢黜主战军机大臣翁同和等。虽然后来清廷也曾对法宣战，战争延续到1885年，最终还是以议和——牺牲越南的独立地位，云南通商和修筑铁路的特殊权益而告终。实际上，光绪皇帝在中法战争的整个过程中，应该说是一次摹拟式地参与，从政治上得到了一次磨炼。对皇权的兴趣和要求日渐迫切，对宫廷内的斗争也非懵懂的局外人了。

如何逐步当上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？像他儿时描红一样，仍然是翁同和在他身边手把手地教他。1886年6月，西太后向王公和中枢大臣们表示将在明年归政于光绪皇帝。这当然是忸怩作态，而并非诚意。所以，翁同和劝告光绪皇帝向西太后吁恳推迟归政。西太后对光绪皇帝的“知趣”非常高兴。次年2月7日，西太后“慷慨”为17岁的光绪举行了所谓“亲政”典礼，但以“训政”之名取代了“垂帘听政”之实。慈禧太后仍旧是大清帝国的主宰者。过了一年，光绪皇帝18岁，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，西太后不得不尽快给他完婚，并顺应臣民的意愿，归政于皇上。1888年7月27日西太后发出懿旨称“明年正月大婚礼成，应即亲裁大政。”这一次光绪皇帝对“亲爸爸”的懿旨就毫无“恳辞”之意了。随即下达上谕，表示“……30年来，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，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。……朕敢不祇遵。”光绪皇帝

的自信，当然包括师傅的支持在内。1889年2月26日至28日举行了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，西太后的侄女，叶赫那拉氏，被西太后指定为皇后，即“隆裕”皇后。3月4日举行了“亲裁大政”典礼。这一次依然是名义上的更换。西太后“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，实则未尝一日放松权柄；身在颐和园，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。”光绪皇帝仍须“每日至颐和园请安。”太后也经常回到皇宫召见枢臣，重大行政、人事大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西太后手中。

此后，一个是翅膀上的绒毛未脱、却有着励精图治雄心的青年皇帝。一个是执掌了帝国大权近30年、嗜权如命、老谋深算、从未间断在贵胄集团内培植自己的死党、心腹密布朝野上下的皇太后。他们之间的矛盾，势必日渐加深。光绪二十年，岁在甲午，那是一个疾风骤雨的年份。十月初十（1894年11月8日），是慈禧太后的60生辰大庆。使西太后大触眉头的是日本大举进攻朝鲜。战端一起，光绪皇帝就旗帜鲜明地力主反击。6月25日，光绪向李鸿章指出：“口舌争辩，已无济于事”。7月1日，令李鸿章迅速御敌。7月4日，斥责李鸿章依赖英俄出面干涉之议“仍贻后患”，明确指出：“中国自应自保藩封，不宜借助他邦”。7月16日任命主战派大臣翁同和、李鸿藻等为军机大臣。命李鸿章“布置出兵”。7月22日，光绪皇帝谕李鸿章“毋误事机”，“倘有观望不前，致有贻误，定将该大臣等重惩”。8月1日清廷对日宣战。8月16日，李鸿章奏请俄国“调停”，光绪予以批责。9月16日，日军攻占平壤。17日黄海发生海战，海军管带邓世昌等牺牲。光绪痛斥李鸿章“日久无功”，拔去三眼花翎。西太后由于生辰迫近，从后台静观转而走

出前台，进行直接干预。27日西太后召开枢臣会议，让翁同和赴天津传旨李鸿章，转请俄国向日本乞和。行前翁同和虽再三推辞，太后不允。翁只好斗胆向太后说明自己和皇帝一致主战的鲜明立场：“此节只有李某复词，臣为转述，不加论断。臣为天子近臣，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。”30日翁同和至天津向李鸿章传达太后懿旨。10月24日，日军连续进犯旅顺、大连，26日占领九连城、安东。11月6日西太后六旬庆典，虽国难当头，光绪皇帝和诸臣三日内不得理事。当日，日军陷金州。次日占领大连。22日占领旅顺。24日光绪皇帝斥李鸿章贻误战事，“革职留顶”。皇帝在电报里用辞极为严厉，有“曷胜愤懣”和“深堪痛恨”的句子。透露出皇帝和太后在和与战之间的尖锐矛盾。翁同和为此“默坐永叹”，“恨不速死”。两天后西太后发出懿旨，藉口瑾、珍二妃干预朝政，降为贵人。这是她对帝党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。随后有御史高燮奋起指责西太后“挟私朋比，肴乱国是，若不精白乃心，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必诛殛之”。气得西太后“慈容弗色然”。光绪在翁同和的示意下，竟在太后盛怒之下把高燮保护了下来。紧接着，西太后命“撤满汉书房”，实为瓦解光绪皇帝紧急议事的抗战核心。翁同和据理力争，加上光绪皇帝的坚决抵制，西太后未能得逞。最后，日军攻陷刘公岛，丁汝昌战败自杀。北洋水师全军覆灭。光绪皇帝“汗流沾衣”，翁同和“愤闷难言”，君臣相对“声泪并发”。1895年2月3日，清使张荫桓、邵友濂赴日，受到日本政府的肆意侮辱，并断然拒绝谈和。西太后索性撇开玩偶，于养心殿召见枢臣。一意孤行，决定按日方无理要求，起复李鸿章为清廷特命全权大臣赴日求和。最后，

即使在日本、太后和李鸿章的威胁逼迫，中枢机构完全为顽固派所把持的情况下，在讨论《马关条约》的时候，光绪皇帝犹然震怒“倭人挟无厌，朕当亲率六师，与贼决一死战”。4月13日慈禧把持的“总署”，未奏光绪皇帝擅自复电李鸿章，接受了《马关条约》的条款，承认朝鲜独立，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及澎湖列岛予日本，赔款二万万两，并允许在通商口岸制造货物。和议在中国朝野如火上加油！废约呼声遍及全国。5月2日，在京应试的举子康有为登高一呼，各省举子一千三百名举人《公车上书》都察院。拒和、迁都、变法图强。虽未上达“天听”，其影响之大，实属空前。朝廷不可能不知道。光绪皇帝不仅理解，而且感到暗自欣慰。对于独裁者西太后来说，即使这些举子的要求符合上意，仅仅是这种数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“士人干政”的形式，她都会视为犯上作乱而怒不可遏。只不过由于民怨鼎沸，这个老奸巨滑的“女强人”暂时隐忍着罢了。次日，处于上压下逼之中的光绪皇帝“绕殿急步时许，乃顿足流泪，奋笔书之。”在《马关条约》上签了字，3日又盖上了象征大清皇权的玉玺。7月28日李鸿章回京觐见的时候，光绪皇帝仍然怒责他“身为重臣……失民心，伤国体。”甲午之辱，把大清帝国的所有弊病都暴露出来了。特别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面貌，使光绪皇帝认清了大清帝国面临的危机，体制的腐败和观念的落后。“图强雪耻”成为他甲午之后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。美国女作家卡尔有过这样的描写：

“光绪帝如梦之初觉，慨然以发奋自强为己任。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判若两人。”连连降旨，要求臣工“上下一心，图强而弥祸患”。

翁同和在“公车上书”的当时就从国子监司业沈曾桐那里看到“上书”的抄本。他看到了士志民心，深受鼓舞。在他担任会试阅卷大臣的时候，特地从落卷中将康有为的卷子找出来，使其得中，并确定为第三名。殿试因受到另一阅卷大臣的阻挠，康有为只中了二甲第四十六名，授了个六品工部主事。翁同和为此深表惋惜。当5月29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皇帝，献富国、养民、教士、练兵四大救国方策。翁同和钦佩异常，决定登门拜访。结果，当翁同和这位一品大员屈驾到达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的时候，康有为外出。等康有为回来听说以后，马上前往翁府回拜。翁同和十分高兴，延之“小苏斋”，“自未至酉”，畅谈变法大计。这位光绪皇帝身边“得君之专，一时无两”的重臣，对维新人物如此礼贤下士，影响巨大。之后，通过康有为，翁同和又结识了梁启超、黄遵宪、谭嗣同……等等维新人物。谭嗣同的父亲是翁同和的同年、湖北巡抚谭继洵。当时，他完全可以买上一官半职，逍遥自在。可他偏偏要挺身而出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誓志维新变法。翁同和不断将这些维新人物的著作送陈御览，最终使光绪皇帝力排众议，走上维新变法的不归之路。由此，帝后两党围绕维新变法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。在翁同和支持下，1895年8月康、梁等人在京成立了“强学会”，在上海创办了《强学报》，发行《中外纪闻》，声势很大。这还了得！西太后毫不犹豫地下令封闭。康、梁等又在上海成立“强学会”，西太后再下令封闭。翁同和接受康有为的建议，命原北京“强学会”会长陈炽代为皇上起草十二道新政诏书，计划陆续颁行。西太后得到奏报，为了割断光绪皇帝和翁同和的联系，把翁同和赶出毓庆宫，强

令裁撤汉书房。虽如此，翁同和仍然不改初衷。但到了1897年冬，德国强占胶州湾，康有为的《上清帝第五书》没能上达。12月11日，京城风雪交加，情绪低落的康有为正要打点行装南归的时候，翁同和赶到南海会馆诚意劝他留在北京。并说今日早朝已向皇上保荐了你，请破格擢用，皇上正在考虑之中。康有为立刻兴奋起来，当即就留了下来。康氏的《上清帝第五书》在民间竞相传抄。御史高燮在翁同和的示意下，上了一道本章，举荐康氏：忠君爱国，谙于西法，才堪大用。并请皇上破格召见。光绪皇帝虽然不能马上召见康氏，但传谕康氏：日后有所建议，随时条陈上奏；命令总理衙门不得扣压。1898年2月，沙俄强占旅大，列强掀起瓜分中国之风。23日，光绪召见王公大臣，“声泪俱下”，极言时危，痛斥大臣因循守旧，一事不办，坐使国家受辱。王公大臣“嘿不一言”，翁同和则大声疾呼：在此危亡之秋，皇上寝不安枕，力主变法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焉能无动于衷？变法应“从内政根本变起”，“尽革天下弊政”。这是何等的魄力！皇帝和翁同和这些坦诚激愤的陈述，在顽固派听来，简直是情同逆党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。恭亲王当天就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奏报：翁某“诱惑皇上，别有用心”，“翁心叵测，并及怙权”。西太后怒不可遏，立即传翁同和到颐和园听训。翁同和没有自辩，“其心迹天下可鉴，毋须多言”。自信使其天真烂漫若此！翁同和决计和光绪皇帝一起，一条路走到黑。他当时曾对自己的学生张謇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不入虎穴，谁入虎穴？！”“试想今日不变法，又有何术以挽救危亡？！”而西太后和她裙边的王公们想的是什么呢？国可亡，“祖宗之法不能变”。顽固派头子荣禄曾杀气腾腾

地狂叫：“康有为立保国会，现在许多大臣未死，即使亡国，尚不劳他保也。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。”历来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如此，即使亡国，也不能“僭越”！御史文悌上奏称：维新派“名为保国，势必乱国”。文悌又说：他们是“欲保四万万人而置大清国于度外。”多么坦率啊！在四万万人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上，即使洪水滔天，只要大清帝国那一小撮贵胄能苟延残喘，就是“天下太平”。大学士刚毅更是直言不讳地警告满洲贵族：“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。”他们对改革的态度是：于国于民虽有百益而无一害，但如果为此而丢失一分权力，宁可亡国而不为。从1898年1月24日光绪皇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“问话”起，帝党与后党遂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。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由翁同和起草的《明定国是》诏。这既是光绪皇帝向国内外布告的朝廷决策，在客观上，又是维新派向顽固派的宣战书。翁同和在起草这一历史性文献的时候，既了解它的重要性，又知道可能要冒的政治风险。接着光绪皇帝先后任命了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，谭嗣同、杨锐等为军机章京。这在后党的眼里，无异于让“匪党”进入朝廷中枢。后党的回击非常之迅速。6月12日，也就是光绪皇帝宣布翁同和草拟变法国是诏的第二天，西太后任命荣禄为大学士、兵部尚书兼管户部，首先削去翁同和户部尚书的职权。三天后，西太后又迫使光绪皇帝谕令翁同和开缺回籍。这无异于让光绪皇帝自己砍断自己的手臂。光绪皇帝在宣读这份上谕的时候，“颤栗变色，无可如何，惊魂万里，涕泪千行”，以致“竟日不食”。西太后再一次还光绪皇帝以颜色，使光绪皇帝再一次看清自己所处的真实地位：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。背后

的帘子虽然已经撤去，西太后的密探却遍布在皇帝的宫室内外。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西太后的耳目之内、掌握之中。从光绪二年（1876年1月8日）翁同和授读6岁的光绪皇帝起，至开缺回籍止。君臣、师徒朝夕相处已有23个年头，不能不说他们之间相知甚深。第二天，翁同和最后向光绪皇帝“叩谢圣恩”的时候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上回顾无言，臣亦黯然如梦。”翁去，光绪皇帝只好背水一战。6月16日，索性在西太后居住的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。之后频频公开召见维新派人氏。在“百日维新”期间，光绪皇帝义无反顾地颁布了近两百条变法诏令和上谕。在清末国运衰微的时候，能够出现一个不愿做亡国之君，面向光明而绝不回顾阴影的皇帝，除了时代使然，不能不说与翁同和从“描红”开始对光绪皇帝23年的“授读”有关。朝野上下都知道，慈禧这个权欲旺盛到至死不悔的老妇人，绝不会为救国而放弃一丝权力。一面是光绪皇帝的锐意变法，一面是慈禧太后的密谋政变。不仅是分歧的公开化，对垒双方的阵营也渐渐分明。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的对手吗？当然不是，她可以随时剥夺任何一个王公大臣、包括皇帝手中的权力。这正是那些权臣为什么敢于纷纷背叛光绪的缘故。慈禧靠政变起家，对付自己的政敌、以维护必将败亡的统治所惯用的手段十分狡诈。一个不谙世事、天真、稚嫩的光绪毫无防范。虽然早年的功课里有骑马、射箭，但都已成为童年回忆中的游戏了。应该说，翁同和这位帝师给这位生于患难的弟子，系统地讲授了几乎全部儒家的经典，而且特别崇奉周公、孔子之道，四书、六经当然是必修功课，进呈给光绪皇帝在课外阅读的书籍，大多是经世时文和历代改革派

的著作。显然翁同和不懂得提醒这位弟子“位愈尊，愈危”的道理。正当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谋士们勇往直前的时候，西太后已经给他们暗暗布下了天罗地网。首先，后党抵制和否定了光绪筹划维新变法的核心——开设制度局，以及其十二分局。慈禧除了动用大量密探，监视光绪皇帝和他的近臣的一举一动之外，又加强了对首都和紫禁城乃至全国的控制。太后强令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，藉以发动政变的意图，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当然也已发觉。在风声鹤唳之际，康有为又病重乱投医，错误地向皇上推荐了两面三刀的袁世凯。袁世凯在9月20日向光绪皇帝“请训”之后回到天津，当晚就向荣禄泄露了皇帝的“朱笔密谕”和策动武装保卫维新成果的机密，给了慈禧发动政变一个极好的口实。新政只推行了103天，就遭到慈禧太后的血腥镇压。9月21日，慈禧发出“训政”旨令。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荣禄的兵丁闯入中和殿，将光绪皇帝押到慈禧太后的便殿。西太后劈头盖脸一顿训斥，结论是：“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？汝何昏聩，不肖乃尔！”早已还政于光绪皇帝了的太后，一番唾沫四溅的狂吼，就把皇帝押送到中南海瀛台看管起来了。于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宫廷政变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。9月22日至24日，先后逮捕了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。28日杀害于菜市口。六君子无一不是铁骨铮铮的硬汉。谭嗣同拒绝逃亡，引颈就戮。他在被捕杀前曾说过这样的名言：“各国变法从无不流血而成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不昌也，有之，请自嗣同始。”刘光第临刑太息曰：“吾属死，正气尽”苍凉而豪迈。康广仁临刑语嗣同曰：“今八股已废，人才将

辈出，我辈死，中国强矣。”他真是个儿童一般天真的乐观主义者。他哪里知道，八股不是说声废，就废得掉的。他当然也不可能知道，在他死后29年，有个叫鲁迅的后辈，仍然在为“中国人没记性”、“老调子总也唱不完”而痛心疾首。鲁迅说：“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，却不肯以民众为主体，而专图自己的便利，总也三翻四复的唱不完。”今天看来，翁同和的可贵正在于：一个老八股中的魁首，却要冒着罢官、杀头、灭门的危险，废掉自己赖以富贵荣华的老八股！实实的难得！

翁同和在张謇的劝告下，于7月1日怅然离京。9月29日在南昌听到光绪皇帝被囚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的消息。他“心悸头眩，几至投地”。遂匆匆启程回到故乡常熟。他应该想到而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：10月21日西太后下了一道懿旨，再次追究翁同和向皇帝力荐康、梁之罪：“……事后追维，殊堪痛恨，前令其开缺回籍，实不足以蔽辜。翁同和著即革职，永不叙用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，不准滋生事端，以为大臣居心险恶者戒。”翁同和太了解西太后这个毒如蛇蝎的女人了！他在当地一家名牌店铺“周九林刀铺”买了一把锋利的快刀，又在自己居住的虞山下“瓶庐”边挖了一口深井，随时准备自裁。翁同和的余年是在焦灼、忧虑、悲愁中度过的。虽然张謇劝他“正可齐心观物变，蒲团饱吃北山薇。”可惜这种潇洒，不属于翁同和。这正是古代正直士大夫的悲哀，归而难隐。其后，他听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西太后杀珍妃，挟光绪皇帝西逃的消息，犹自“中怀如捣”。甚至可笑地想到像唐代安史之乱时的杜甫那样，历经艰险，去投奔行在。只是由于“羈囚在籍”，不能自由行动而